

學習木口木刻就像學彈鋼琴一樣，訣竅就是練習、練習、練習，並訓練你的肌肉習慣那種韻律。一開始你的每一個動作都會很累，但到了最後就會像俄國鋼琴家阿胥肯納吉在琴鍵前面一樣，忘了所有的過程、規則、技巧，直覺性的把心思整個放在創作上。這樣的技藝是沒有捷徑的，只有靠不斷重複的練習才會進步。在刻出一個好作品之前一定會刻壞很多不好的作品，一旦肌肉知道如何掌握運刀的方法，開始在木頭上刻出你要的，整齊的，纖細的線條，你的心靈就可以開始自由的創作 ----- 白瑞•墨瑟(Barry Moser)

## 木刻版上的鋼琴手

最喜歡木口木刻的線條：乾淨、俐落、直接，卻能譜出層次豐富、變化萬千的影像。沒有紛紛擾擾的顏色，所有的陰暗深淺都是線條變化後的結果，讓創作者無法藏拙；觀者一目了然。美國知名的木口木刻家白瑞•墨瑟(Barry Moser)以練習鋼琴來形容學習木口木刻，其實，木口木刻所強調的黑白線條，就像鋼琴的黑白鍵一樣，看似簡單卻能創造無限的可能，一切的一切都來自於創作者的雙手。因此，木口木刻家就宛如木刻版上的鋼琴手，在木頭的表面滑動刻刀，與木頭對話，共同譜出擁有音調、溫度、節奏的線條，帶有生命力的影像。

## 什麼是「木口木刻版畫」？

傳統木刻版畫線條粗獷、有力，適合抽象、平面、塊狀的圖案；而木口木刻版畫線條細緻、層次豐富，適合具透視效果、立體、細節多變的圖像。兩者敘述的方式不同，因此木版的取向不同、工具不同、運刀的手法也不同。木口木刻版需截取楓木、黃楊、檸檬等硬質木頭的橫切面，避開木心之後切成塊狀，再加以拼合成版。使用的工具是一種源自義文Bulino的刻刀，通常尖端成菱形。尖利的刀鋒可以在木頭表面刻畫出流暢的線條。木口木刻的運刀手法猶如花式溜冰，刀鋒幾近水平地在冰上滑過，留下刻痕卻不把木頭鑿起。

木口木刻家在木刻版上的創作，其實就是一場與木頭的對話。兩者的關係在刻刀的運行與木頭本身的推力之間取得平衡，幾乎是共同完成一件作品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就算木口木刻版拼接得不完整，還遺留著木紋或木質不完美的裂縫，都彷彿木頭以時間與溫度為刻刀，參與構圖的軌跡。

木口木刻對光有極佳的敏感度，如同攝影般皆以光線說故事。完整的木刻版就像一座漆黑的舞台，雕刻刀則成為舞台的燈光，一道道地釋放黑暗。雕刻刀刻去兩道光線，即造就了兩條白線、一條黑線，而影像就在黑線或白線的疏密散佈下成形。

## 從何時開始接觸木口木刻，又如何愛上它？

回想起來，十幾年的學習生涯都是為了創作木口木刻版畫而準備。從大學念英國文學；到翡冷翠苦練文藝復興式的素描線條；最後在羅馬習得木口木刻技法。敘述內容、線條結構、運刀技法是創作木口木刻不可或缺的三個元素。當水到渠成的時候，自己是第一個知道那是畢身志業的人。在二〇〇四年第一次嘗試刻木口木刻之後，就再也停不下來。只知道有一股莫名的動力一直催促著我創作。到目前為止，累積了五十幾件作品，創作的靈感常常源自於喜愛的文

學故事，或是突然從腦裡蹦出的什麼天馬行空的意像。這些影像都有幾個共同點：光影分明、線條流暢具音樂性，並且都很「木口木刻」。